

史詩式長篇小說

【四卷本】之第三卷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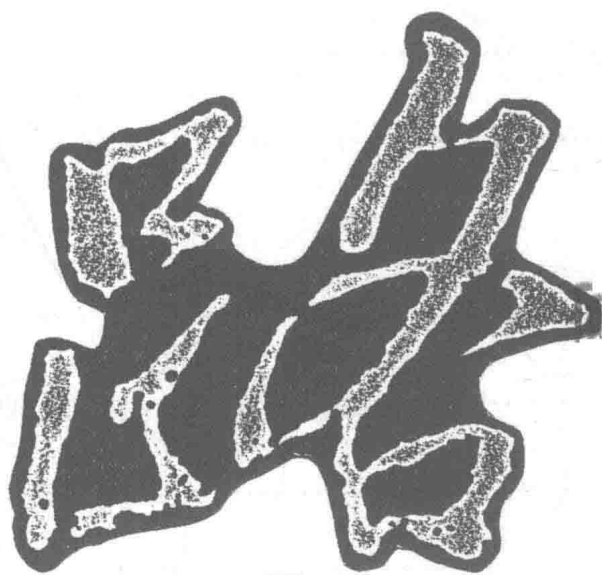
◎ 向明 著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1949 — 1978)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原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史詩式長篇小說



——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

(1949—1978)

【四卷本之第三卷】

向明著

《路》(四卷本之第三卷)

作者：向 明

責任編輯：孟 潞

封面設計：言 雨、向 明

插 圖：言 雨

光碟開篇製作：聽 風

光碟開篇英語翻譯家：(美) 黎安文博士、(美) Mr. Henry Wheatcroft

責任校對：邱 華

出 版：香港文藝出版社

Hong kong Literary & Artistic Press

電 話(傳真)：(00852) 2576-9041

電 郵：wongheungming1@hotmail.com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5099-9-4

印 數：1—1500 套(四卷本。附配樂、配畫及字幕之中英雙語朗誦光盤)

四卷字數：2, 382, 245 字

定 價：每套 HK\$ 888 元 RMB¥698 元 台幣：

承 印：香港光健印刷有限公司

K&K(H.K.) Printing Co. Ltd.

版 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第二次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第十四章 北大生涯

- (一) 多情種子偏「無情」.....001
- (二) 劉翔銘古都獵奇.....035
- (二) 中華聖雄——梁漱溟.....098

第十五章 「五七」之春

- (一) 陽春禮讚.....163
- (二) 「肅整『AB團』運動」和「延安整風」.....176
- (三) 天安門上的毛旋風.....200
- (四) 「引蛇出洞」、「誘鯊現形」——陰謀？陽謀！.....226

第十六章 佈網擒「鯊」(引蛇出洞)

- (一) 肝膽相照.....241
- (二) 老驥失蹄.....257
- (三)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288
- (四) 燕園秋瑾——聖女林昭.....320
- (五) 北大「五·一九運動」——「五四運動」的傳承.....340
- (六) 沸騰的燕園.....366

（七）火一般的吶喊·····	381
----------------	-----

第十七章 地獄之火

（一）萬事具備，「毛始皇」降旨清剿「右派」·····	417
（二）汪止齋日記摘抄·····	450
（三）北大「右派分子」的最後晚餐·····	474

第十八章 播火志士（中國的普羅米修斯）

（一）「文字獄」、「言論獄」祭壇上的犧牲·····	521
（二）「認識獄」、「思想獄」祭壇上的犧牲·····	549
（三）這就是「右派」？！·····	596
（四）聖雄豐碑·····	618

第十九章 鳳凰涅槃

（一）人性的覺醒·····	641
（二）上陣父子兵·····	662
（三）鳳凰涅槃——劉步雲的詠歎調·····	719
（四）禍國殃民的「三面『黑』旗」·····	780



第十四章 北大生涯

(一) 多情種子偏「無情」

(二) 劉翔銘古都獵奇

(三) 中華聖雄——梁漱溟

北京大學的「劇藝社」；劉翔銘的「桃花劫」；劉翔銘結伴遊京城；北京的鬼市、小吃與占卜算卦；「毛始皇」的風水傳說；「來今雨軒」之美食；遐邇聞名的「天橋」；中國最後一個大儒——梁漱溟——「毛始皇」登基在位 27 年，九億人口之中唯一敢在全國最高會議上與「毛始皇」公開論戰，更能義無反顧，至死不渝的中華聖雄（彭德懷雖在廬山會議上與毛放膽對罵，互相「操娘」，爾後卻懾服於毛之淫威，作檢討，領聖旨，盡愚忠，最終受盡凌辱，死於非命）；梁漱溟對毛多次「政治運動」的深刻分析批判與全盤否定；1956 年除夕大狂歡。等等，等等。

(一) 多情種子偏「無情」

為了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材，北京大學除了建立各種體育運動隊外，還規定每星期三下午為社團活動時間。北大學生會文化部屬下有詩社、劇藝社、美術社、國畫社、文學社、京劇社、合唱隊、舞蹈隊、民樂隊、管弦樂隊、音樂欣賞會、地方戲曲社、時事學習社等眾多文藝社團。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愛好，參加一個或幾個社團，校方絕不強求，學生們稱之為「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新學年一開始，各個社團就會四處張貼告示，午飯時間更在人流密集的「三角地」擺設攤位，大張旗鼓地招收成員。他們絞盡腦汁，各出奇謀，竭盡全力吸納新血。

詩社的才子、騷客們站在飯桌上，高聲朗誦自己的詩作，意氣風發，氣貫長虹；劇藝社劃地為牢，上演活報劇，插科打諢，惟妙惟肖；地方戲曲社的演員們粉未登場，載歌載舞，聲情並茂；合唱團的無伴奏合唱，引亢高歌，一字一珠；舞蹈隊員們跳起蘇聯民間舞「小白樺樹」，輕快活潑，雍容典雅；民樂隊演奏的《小放牛》，



八音迭奏，繪影繪聲；管弦樂團的演出更是氣勢磅礴，石破天驚……場面之鼎沸，氣氛之熱烈，絕不亞於年節的廟會。

這種熙熙攘攘、沸沸揚揚的場合豈能少得了「見了熱鬧地方就削尖腦袋往裏鑽」的劉翔銘。他自幼跟隨父母南征北戰，足跡遍佈全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爾後他又遊學西歐，受業羅馬和英倫，多少喝了一點洋墨水，故其閱歷之廣，見聞之多，在他的同齡人中實不多見。他篤信「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之說，認為人生在世應該「貪多務得，細大不損」即所謂多多益善，志在必得；學無巨細，兼收並蓄。如此才能達到「人有知學，則有力矣」的境界。所以他對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繪畫、雕刻、體育等都有所涉獵。當然他的所謂「涉獵」，並非樣樣精通，只不過是頗感興趣，略知一二而已。他母親經常用粵語告誡他：「你千祈唔好（註：千萬不要）周身刀，冇把利。」（註：全身都是刀，可沒一把鋒利的——學藝多而不精）」他鞠躬再三，連聲稱「是」，轉過臉便陽奉陰違地想：「有刀總比沒有強吧。」十幾年來，他我行我素，而且頗為自己那點不成氣候的「雜家」派頭而沾沾自喜。

既有了劉翔銘帶頭遊逛這「社團廟會」，自然也就少不了汪止齋、高靜雪和上官燕。幾個人先在場裏走馬觀花地轉了兩圈，充分感受一下這新奇而有趣的場景與氛圍給他們帶來的刺激和興奮。然後又在每個攤位前面停留片刻，欣賞他們施展招攬人材的種種絕技。最後再由自己提出，大家公議，最後本人拍板決定參加哪個社團。

汪止齋才華橫溢、七步成詩，自然參加了「詩社」。高靜雪歌聲繞梁，宛若鶯啼，非「合唱團」莫屬。上官燕的蘇州評彈很是了得，但她心中另有一把小算盤，所以堅決不肯馬上就報「地方戲曲社」，非要再慎重考慮考慮再作決定。

最麻煩的又是劉翔銘，他多才多藝，然而，不幸而被其母言中：「周身刀，冇把利。」因此他似乎有條件參加不少社團，卻又全非上上之選。於是幾個人邊走、邊看、邊聊、邊議，同時熱心地為他出謀劃策。但在聽到別人的建議後，他又一如既往，故意誇張地作踐自己，好像已與白癡相差無幾。



《北大藝壇》

「參加『詩社』吧。」汪止齋勸他說，「咱倆作個伴兒。」
「饒了我吧。我連散文分行都不會，更遑論作詩。再說一聽那些了無詩意的所



謂新詩，我就渾身抽筋兒。」

「那就參加『合唱團』。」高靜雪提議道，「你的音色挺不錯的。」

「別逗啦，我那聲兒比得了重感冒的公鵝強不了三分。」

「那就『地方戲曲社』吧，跟上官燕湊個對兒。」汪止齋的小六九打得也不比上官燕差。總想把他們二人拴在一起，自己便可放心大膽地「獨霸」高靜雪了。

「我可不想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那『舞蹈隊』呢？」上官燕也出了個主意，因為她曾在「少年宮」的舞蹈隊練過幾年，這時若能如願拉上劉翔銘，那可就真個是「成雙成對」了。

「我渾身骨頭都跟棒槌似的，跳哪門子舞呀。」

「要不『民樂隊』也行嘛。」

「我連二胡跟板胡都分不清，瞎搗什麼亂。」

「啊，對啦，對啦！」大聲喊叫的自然是高靜雪，「你參加『管弦樂團』吧。聽我爸說，你拉小提琴一流兒，你們倆還切磋過琴技吶。」

「你爸才是一流。我呢，是如假包換的末流。」劉翔銘不住搖頭道，「我一拉琴，招來跟我合奏的知音是什麼？你們猜——一隻打都打不走的大公雞。我在家對著窗外一開拉，它準顛兒顛兒衝過來對著窗裏開『啼』。這二重奏啊，是個人聽了都起雞皮疙瘩。哈哈……」

「那乾脆就參加『劇藝社』吧。」上官燕深情地看了劉翔銘一眼，說道，「風流瀟灑，能說會道，保證將來擔大綱，當主角兒。」

「對，對。就『劇藝社』啦。」高靜雪又喊了起來，「不用唱，不用跳，不用拉，還不用怕聽見新詩就抽筋兒，只要是個能說話的大活人就幹得了……」

「你以為吶。別看平時手腳挺俐落，一上臺就滿不是那麼回事啦，胳膊腿兒都不知道往哪兒放。」劉翔銘連忙反駁道，「上小學的時候試過一次，急得老師跺腳，同學大笑。我可不想再丟人現眼啦。」

「對，不能破壞形象，絕對不能！」上官燕馬上表示贊同。

「錯！他的形象不上舞臺才叫暴殄天物吶！」忽然傳來一個陌生人的聲音。

四個人不禁循聲回頭望去。只見「劇藝社」攤位桌子後面站著一人，正向他們微笑。古銅色的臉膛把他那兩排整齊的牙齒襯托得分外潔白，兩道濃眉靠得很近，既長又亮，像是刻意塗了一層黑漆。如果工廠生產「棕人牌牙膏」，商標除他不作第二人想。只見那「商標」快步走了過來，歉疚地說道：「剛才冒昧打斷了你們的談話，很對不起。」

「沒事兒。」高靜雪指了指劉翔銘，說道，「我們也正在動員他參加『劇藝社』」



呢。你是『劇藝社』的吧，敲敲邊鼓怎麼樣？」

「好！」那人爽快地答應了下來，接著便自我介紹道，我叫吳有才。有道是：『但求有才卻無才。』爹媽一心盼著我『有才』，可沒想到我們家姓『吳』。『吳』、『無』諧音，『吳有才』就成了『無有才』——沒有『才』，倒了還是『無才』。幸虧他們沒想到選用『德才兼備』裏的『德才』二字，成了個『吳德才』，結果是『無德才』——『無德又無才』那我才慘到家了呢。哈哈……」

大家聽他說得有趣，覺得結識一位新知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高靜雪便把幾個人給他作了介紹。吳有才和他們一一握手，接著說道：「我是中文系三年級的。濫竽充數，在『劇藝社』當了幾年導演。」

「喝……哦……」高靜雪上下打量著吳有才笑道，那「喝」字喊得極響，繼爾變成了延續三秒鐘的「哦」音，「是導演大人啊，失敬，失敬。」

吳有才露齒一笑：「豈敢，豈敢。」

「我說導演，你看劉翔銘演戲，行嗎？」上官燕關切地問道。

「行，怎麼不行？」吳有才熱烈地說，「他不演才可惜呢。要不，我也不會冒冒然跑來啦。就是生怕他跑了。要知道，過了這個村兒，就沒這個店兒，一會兒走散了，不知名兒，不知姓兒的，上哪兒找他去？」

「這回伯樂可找到千里馬啦。」汪止齋拍拍劉翔銘的肩膀向吳有才笑道。

「伯樂，不敢當。」吳有才向汪止齋微微鞠了一躬，笑道，「可劉翔銘是千里馬，大概錯不了。你們一到我們這個攤兒，我就注意他了。你們看他，個兒是個兒，樣兒是樣兒，朗目疏眉，洋洋灑灑，十足一個敷粉何郎。更難得的是談吐幽默，風度翩翩，一舉手，一投足都韻味十足……」

「吳大導演，您先等等。」劉翔銘打斷吳有才，露齒一笑道，「您這是在奴隸市場上拍賣我是怎麼咋？」

「你們聽，這就是說話的藝術。挖苦得既風趣又有水準，讓人惱也不是，笑也不是。哈哈……」吳有才說道，「劉翔銘同學，這學期我們準備排演曹禺的話劇〈雷雨〉（註1），正在物色演員。以我看，演周冲……不，不，演周萍，對，周萍……」

「周冲、周萍都不幹，演周樸園還差不多。」劉翔銘從前看過《雷雨》的劇本，對劇中人略有瞭解，因此不加思索便信口開河，「周冲膚淺，周萍窩囊，周樸園還有點兒深度……」

劉翔銘本想以此作為婉拒的遁詞，豈知立刻被通權達變的吳有才抓住了辮子。他當機立斷，卻也留有餘地說道：「可以，完全可以考慮。」他把重音放在「考慮」二字上，「只要你入社，萬事都好商量。好，君子一言……」



一諾千金的劉翔銘被逼入了死角，無可奈何，只得在報名表上簽字畫押……

事後，汪止齋把劉翔銘遠遠拉到一邊低聲說道：「剛才你怎麼不順杆兒上，應了周萍這個角兒？」

劉翔銘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周萍陰陽怪氣兒，是個半死不活的酒色之徒。我堂堂男子漢，演他？成心糟踐自個兒是怎麼咋？！」

「唉呀，真是的。你只知其一，卻不知其二。」汪止齋搖頭興歎道，「劇本寫得清清楚楚，蘩漪和四鳳雖然年齡、性格相去萬里，可有一個最重要的共同點——都是對周萍著了迷的絕色美女。你閉上眼睛想想，你要演周萍的話，一老一少，左擁右抱，大享齊人之福，多……嘻嘻……雖說是鏡中花，水中月，有名無實，那也可以過過乾癮嘛。弄好了，假戲成真，豈不是一箭雙鵰，活蹦亂跳的兩個大美人兒就到手啦。給導演燒香磕頭還來不及，你倒好，一口就給推了，真是頭號大笨蛋！」

「這種事兒，躲都躲不及，還往身上攬啊？別鬧個『羊肉吃不著，惹來一身膻。』自討苦吃。」劉翔銘笑道，「有興趣你上啊，我給你推薦推薦……」接著，他故意上上下下，前後左右把汪止齋看了個遍，驚叫道，「嘿，不瞧不要緊，看了還真上勁。欸，你別說，我看你還真像，活脫一個周萍……那咱們臺上就是父子兵啦……」

「去你一邊兒的，總想佔我便宜！」汪止齋嘻笑著推了劉翔銘一把……

汪止齋畢竟只有色心而無色膽，到底沒敢到「劇藝社」去飽嘗「齊人之福」，而是老老實實在「詩社」待了下來。不久，他以過人的才氣，脫穎而出，當選為《北大詩刊》的副主編。

高靜雪在「合唱團」一鳴驚人，團友們一致為她的歌喉喝彩，繼而又博得了「合唱團」的特邀指揮——蘇聯專家卡巴羅夫斯基的青睞，指定她為女高音獨唱。

劉翔銘到了「劇藝社」以後，正、副社長及幾個老演員和吳有才一樣，都一致認為以其外形而言，扮演周樸園很不合適，倒是演周萍的最佳人選。可他頑固堅持己見，偏要以「很不合適」的角色來小試鋒芒。

至於上官燕，她在劉翔銘加盟後的兩個星期，突然默默出現在「劇藝社」的活動場地。她小巧玲瓏、楚楚可憐，而且聰明伶俐，又善評彈，吳有才本來有意讓她扮演《雷雨》中的四鳳。這是每個初入道的姑娘都趨之若鶩的角色。萬沒料到，卻遭到她的婉言拒絕。劉翔銘幾次好言相勸，她都莞爾不答，劉翔銘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她自有主張，卻秘而不宣，最後選擇了當總務，負責服裝、道具和化妝工作，排練期間則兼作場記，這正是她的心頭大願……

「劇藝社」是北大名聲最響、陣容最強的社團之一，曾在北京市高等學校文藝匯演中多次獲獎。社員們都是初生牛犢，又自恃是堂堂北大學子，博學多才，方圓



可施，所以幾乎沒有他們不敢排演的話劇。一些難度相當高的劇碼，諸如：法國莫里埃的《慳吝人》、俄國果戈里登《欽差大臣》、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及《日出》、《夜店》、《龍鬚溝》、《列寧的故事》、《放下你的鞭子》、《新局長到來之前》等等，他們都敢大膽演出，而且水準甚高，轟動全校，甚至使一些專業劇團都不得不對這個業餘劇社刮目相看。這就益發增強了他們的信心和鬥志，決定向新的難度挑戰。在世界劇壇眾多著名的劇目中，他們最後選擇了最為觀眾熟悉的中國現代話劇的經典作品《雷雨》。

演出《雷雨》的主要難度，對北大學生而言，不在於對劇本的理解和詮釋，而是要在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學生中選出有相當深度和內涵的演員。吳有才和他手下幾個精明強幹的「星探」不辭勞苦，四處挖掘，終於不負眾望，找到了一批可用之材，足可從中遴選出劇中的八個主要人物。

爲了公平起見，每個角色都採取「自願報名，公開考核，技高者得」的方法進行角逐。「劇藝社」專門成立了「評選團」，成員除正副社長和導演外，還從「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請來了資深導演關幼山作爲客座評判。

「劇藝社」人材濟濟，每個角色都有三五個人報名競選。考核的內容包括：朗誦、歌唱、小品和即興表演等。選角的順序依次爲：周樸園、周萍、周沖、魯貴、魯大海、魯侍萍、魯四鳳和周蘩漪。

評選那天，劉翔銘得償所願，先拔頭籌，擊敗了所有競爭對手，堂而皇之地拿下了周樸園這個角色。

接著其他五個角色經過一輪激烈的較量，也都一一拍板定案。最後只剩下魯四鳳和周蘩漪二人了。雖然每個角色都有五、六個競選者，可惜無一令人滿意。

吳有才並不著急，因爲扮演這兩個角色的人選，他心中早已有數。在他刻意安排下，她們姍姍來遲，直到最後才抵達現場。

二人乍一露面，大家無不眼前一亮，嘖嘖稱奇：北大果然了得，竟然保藏著如此眾多的妙齡少女。難得之處更在於她們與曹禺劇本中所描寫的人物不僅形似而且頗爲神似。只要導演悉心栽培、自己努力磨煉，再加上化妝師的丹青妙手，必定能成爲栩栩如生的舞臺形象。她們兩人都是吳有才以三寸不爛之舌，多番勸說，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羅致旗下的「秘密武器」。吳有才慧眼識人，她們也不負所望，技壓群芳，輕易奪魁。

「四鳳」姓娟，單名麗，是地質地理系的新生。這位來自西北美女之都、貂蟬的故鄉——陝西米脂的姑娘，明眸皓齒，秀色可餐。長長睫毛下面那雙水靈靈的眼睛飽含著純真與坦誠。嫣然一笑，便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和一對俏麗的酒窩。她雙



峰插雲，臀部圓滾，走起路來乳波臀浪更不知會迷死多少黃花後生。

古人云：「蘇杭多佳麗」，其實揚州才是人間嬌娃雲集之地。扮演「蘩漪」的鄔碧霞恰恰來自瘦西湖。粉雕玉砌，雍容華貴。她出身世家，儘管家道中落，卻仍處處顯露出大家閨秀的風範。她上化學系三年級，年齡自然稍長，在一群入世未深的學生中間，看上去很有一點「大姐」的威嚴與氣度。她性格內向，沉默寡言，然而閱歷甚廣，卻又深含不露，所以又給人一種高深莫測、琢磨不透的感覺。然而，初次相見，就會遽然感到她那高雅之氣迎面撲來，而那種毫不做作的成熟美感，更使人怦然心動。

劉翔銘端詳著這兩位姑娘。「四鳳」苗條，亭亭玉立；「蘩漪」豐盈，珠圓玉潤，正合了「燕瘦環肥」之說。他頓時後悔不及，當初要聽從汪止齋的忠告，接下周萍這個角色，那麼往後左「環」右「燕」的日子真個是痛快淋漓，飄飄欲仙啦。如今自己偏要扮演飛揚跋扈、冷若冰霜的周樸園。「四鳳」畏之若虎，「蘩漪」恨之入骨，在舞臺上哪能對二女流露半點溫存，更遑論親密纏綿啦。

「虧了，真是大大地虧了！坐失良機啊！」後來，劉翔銘跟汪止齋開玩笑說，「當初要聽你的，該多好。」

「活該！」汪止齋幸災樂禍地笑道，「倔牛脾氣，看你以後改不改！」

其實，劉翔銘並非花心大少，也不是真個想利用排練場所和戲劇舞臺對兩位佳人目挑心招，施法勾魂，或者吃她們的豆腐，「過過乾癮」。他只是覺得這麼漂亮的兩位姑娘理應看到男子笑咪咪的面孔，遇到男子火辣辣的目光，聽到男子甜蜜蜜的話語。而自己作為周樸園，在這兩個可人兒的面前，只能板起棺材板似的面孔，擺出一副大老爺的臭架子，大聲叱喝，盛氣凌人地對她們頤指氣使，發號施令。這實在有違自己浪漫的天性。

劉翔銘心地善良，俠骨柔腸，篤信「人性善」的古訓。所以他天性愛人，特別是女人，尤其是美麗的女人。他永遠不會忘記，六歲生日那天，父母把表姐文玉婷帶到了他的面前。第一眼看到那位花容玉貌、國色天香的凌波仙子，他就情不自禁地叫道：「你好美！」沉睡在他幼小心靈中，「美感的精靈」突然被喚醒。他也因此而過早地開始懂得如何去欣賞和體味女性的「美」。

儘管他對表姐的親昵和眷戀只是冰清玉潔的姐弟親情，而不是纏綿纏綿的男女之戀。但是，文玉婷播下的「愛」的種籽，卻已在他的靈府深處生根、發芽。她那天使般的倩影也永遠在他心海中漂游、躍動。

如今，他雖已情竇初開，卻尚未領略過男歡女愛的真諦，甚至並不真正懂得什麼是愛情。偶爾出現的衝動和亢奮只不過是天真幼稚、不著邊際的幻夢和生理機能



短暫而無意識的反應而已。情愛還沒有在他的心田植下頑強而茁壯的「苦」根。你若問他究竟喜歡女人什麼，會愛什麼樣的女人，他也許會驚詫地望著你，把你當成一頭低能的怪獸，卻什麼也說不出來。因為他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他只是本能地感到女人是上帝創造出來的最精美的生靈，是造物賜給這個汙穢世界最寶貴的珍品。她們令他賞心悅目，如沐春風，靈魂得以淨化，生命得以昇華，仿佛整個軀體都因她們的存在而羽化登仙。他喜歡默默地欣賞她們的體態，品嚐她們的丰姿，細味她們的神韻，咀嚼她們的風采。在他的心目中，她們是宇宙萬物之中最值得珍惜和愛護的尤物。

然而，周樸園給她們的卻是：冷冰冰的面孔，陰森森的臉色，惡狠狠的目光，乾巴巴的語言，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劉翔銘開始懷疑自己能否勝任這個角色了。繼而，在連番表演失敗之後，他又幾乎動了打退堂鼓的念頭。

吳有才雖然不是科班出身，卻很有導演天份，加上他學識淵博，又肯鑽研，在北大執導幾年，水準之高，已不亞於一般藝術劇院的專業導演。他很快就發現，不僅劉翔銘，其他演員的演技也都嫌「太嫩」，必須磨煉。於是斷然暫停《雷雨》，改排幾個小品和短劇「練兵」。

劉翔銘忽發奇想，花了十天時間，創作了一齣獨幕話劇《激流》。這部處女作劇情複雜、情節曲折、對白幽默、人物個性鮮明。吳有才閱畢拍案叫絕，連聲道：「有戲，有戲！演得過！」。經全社討論，一致通過進行排演。劉翔銘扮演主角——一個儀表堂堂、口若懸河的學生運動領袖。《激流》在校內公演後，劉翔銘頓時一炮而紅，揚名立萬，成為全校師生，特別是女學生們津津樂道的對象和夢中情人。

經過這次牛刀小試，劉翔銘對自己有了信心，加上那股從不言敗的倔牛脾氣，他朝夕揣摩，日夜苦練，兩個月後，終於「入戲」，言談舉止、語調氣質都跟周樸園有了七分「神似」。但他畢竟過於年輕，其儀容相貌與年過半百的周大老爺相去甚遠。為了替他增添幾分「形似」，使其他演員產生更強烈的真實反應，排練時導演叫他穿一身絲綢大褂，戴一副平光的金絲眼鏡，粘上兩撇花白鬍子，再往頭髮上撲些粉筆灰。這樣一來，生活中玉樹臨風、胸襟袒蕩的劉翔銘，似乎真正變成了面目可憎、城府深沉的周樸園。

不久，劇組人員結隊進城去觀摩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雷雨》。名家技藝果然非同凡響，每個角色都演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散場後他們又向「人藝」的導演和幾位主要演員取經，求教，這更使他們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

散會之後，大家仍然沉浸在餘韻未了的激情之中。劇中雷電交夾，大雨滂沱的



恐怖之夜和那肝腸寸斷，痛不欲生的辛酸之情依舊歷歷在目，揮之不去。而他們也還處於融入角色的狀態，仿佛自己也在傾盆大雨之中經歷了人生慘烈的悲劇。

剛剛走出會議室，「四鳳」就偎到劉翔銘身邊幽幽道：「老爺，這麼大雨，怎麼辦啊？」

「藜漪」也靠了過來：「樸園，你帶傘了嗎？」

「沒有……外面下雨了嗎？」劉翔銘問道，「來的時候，天氣多好。怎麼說變天就變天？」說著，馬上脫下上衣，對二人道：「你們倆合著遮遮頭吧。」

上官燕從後趕了上來，嬌聲問道：「那我呢？」

劉翔銘見她楚楚可憐的樣子，二話不說，脫下毛衣遞了過去。

上官燕大為感動，可她哪裏肯接，連忙推辭：「那麼冷的天，不凍死你才怪！你還是拿我的外套擋雨吧。」

「藜漪」不甘人後，輕輕把劉翔銘的上衣披回他的肩頭。

「四鳳」笑了起來：「別你推我讓的啦，乾脆咱們都衝出去，淋他個落湯雞，好好體驗體驗劇中人在雷雨交加中的真實感受吧。」

等到大家憂心忡忡地走出劇場大門，抬頭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哪裏有什麼狂風暴雨？滿天星斗閃閃作亮，涼風習習令人舒爽。所有人都大大鬆了口氣。

「我們真是太投入了！」「四鳳」鼓掌笑了起來，「完全變成了劇中人。不是親身經歷，還真不相信。」

「這就是藝術的力量！」劉翔銘說道。

時近夜半，無車可乘，大家反倒勃然而興，引亢高歌，大步流星，夜走京城。

「藜漪」高聲對劉翔銘說道：「多美的夜！太美啦！」

劉翔銘忽然心血來潮，戲癮大發，看看「藜漪」正在自己左邊，便扭頭怒目相視，低吼道：「你叫什麼？你還不上樓去睡？」

「藜漪」當時一愣，但馬上就想起這是《雷雨》中周樸園的一句臺詞，劉翔銘正在進入角色呢。於是立刻也用藜漪的臺詞，以角色桀驁不訓的語氣回敬道：「我請你見見你的好親戚。」

於是，由劉翔銘挑起，幾個人會心附和，他們竟在返校的路上，認認真真地對起《雷雨》的臺詞來了：

周樸園問藜漪：「你，你……們這是做什麼？」

藜漪拉著身旁的四鳳，對周樸園說道：「這是你的媳婦，你見見。（指著周樸園向四鳳）叫他爸爸！（指著魯媽向周樸園）你也認識認識這位元配老太太。」

魯媽：「太太！」



蔡漪：「萍，過來！當著你的父親，過來，給這個媽叩頭。」

周萍難堪地說：「爸爸，我，我……」

周樸園明白了：「怎麼……（向魯媽）侍萍，你到底還是回來了。」

蔡漪吃了一驚：「什麼？」

魯媽心慌意亂地：「不，不，您弄錯了。」

周樸園悔恨地說道：「侍萍，我想你也會回來的。」

魯媽低下了頭：「不，不！啊！天！」

蔡漪驚愕萬分：「侍萍？什麼，她是侍萍？」

周樸園煩厭地對蔡漪說道：「你不必再故意地問我。她就是萍兒的母親，三十年前死了的。」

蔡漪驚叫起來：「天哪！」

也許是因為沾了北京人藝名角的靈氣，他們唸臺詞的語氣、聲調和口吻，好像忽然有了飛躍的提高，大大接近了角色的性格與身份，多少有點兒《雷雨》人物的「味兒」了。這就吊起了其他演員的胃口，紛紛加入這場別開生面的即興「表演」，重現了《雷雨》慘烈結尾的戲劇高潮……

大家興猶未盡，一發而不可收，索性以天地為舞臺，星月為觀眾，一邊馬不停蹄地往學校趕，一邊把整出《雷雨》從頭到尾排練了一遍。人人沉湎於斯，宣洩於斯，不知東方之既白……

一班人回到學校已是清晨六點多鐘，然而個個依舊神采奕奕，毫無倦意……

「劇藝社」沒有固定的活動場所，每次排練大都借用哲學樓的兩個相鄰的大教室，分別供前臺及後臺人員使用。大家合力把桌椅推到四周，中間那塊空場也將就可作臨時排練或是製作佈景之用了。

有一次排練休息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跑到校園的樹蔭下或草坪上，享受半個小時的休閒時間。劉翔銘卻留在排演室裏專心閱讀法國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通常總是不露痕跡卻如影隨身般跟著劉翔銘的上官燕，那天正巧讓社長保明傑派去籌集小道具了。

「四鳳」悄悄走了進來，看看四周無人，便走到劉翔銘身邊，半開玩笑半正經地對劉翔銘說：「劉翔……不，老爺……」

劇本的角色一經定下，在排練場大家都以劇中人物的姓名相稱。這是導演定下的規矩，以便幫助演員們儘快入戲。

「四鳳」一掃排練場上見到周樸園時那種膽戰心驚的神態，嘻嘻笑了起來，圍著劉翔銘轉了個圈，上下打量著道，「老爺，你那麼英俊瀟灑，平易近人，聲音又



那麼有磁性，聽起來真舒服。你要演周萍該多好。現在那個大少爺曠錦輝，哼，連你一半兒都不夠……」

「可惜我就會演老頭兒。」

「得了吧，你……不過話又說回來，你的演技還真是一流。」「四鳳」熱烈地說道，「把周樸園給演活了，成天搭拉著個臉，陰森森的，我一看你，那寒氣就直打心裏往外冒。」

「哎喲，我可憐的孩子。」劉翔銘裝出一派悲天憫人的模樣說，「那真是罪大惡極囉……」

「就是嘛！」

「那我怎麼讓你的心暖和過來呢？」劉翔銘不知從哪本書上看過這麼一句話，脫口說了出來。

「四鳳」紅潮上湧，抿嘴一笑，露出兩排貝齒和那對令人癡迷的笑渦。她斜睨了劉翔銘一眼，羞羞答答地輕聲說道：「你看著辦吧。」說完，一甩黑油油的大辮子，拔腿就跑。到了門口，又向劉翔銘拋過一個醉意的微笑，便衝了出去。

對於男女之情，劉翔銘確實並不在行。他似乎覺得小妮子話中有話，卻又琢磨不出她的「潛臺詞」究竟是什麼。他手摸下顎用心地回味起來……

「樸園，你發什麼呆？」這是「蘩漪」的聲音，充滿了溫柔和關切，全然不像劇中的蘩漪對周樸園那樣輕慢與冷漠。

「啊，蘩漪，剛才你在這兒？」劉翔銘尷尬地問道，「你都聽見了？」他並未作賊，卻有點心虛。

「聽見什麼了？四鳳前腳出，我後腳進……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了？」

「什麼都明白了。」

「我們倆什麼都沒有啊，你能明白什麼？」

「你畢竟不是老奸巨猾的周樸園，生活裏的劉翔銘太老實了，還沒詐唬，就全露餡兒啦。」

「露什麼餡兒？越說我越糊塗了。」

「你真是呆得可愛……君子大概都有那麼點呆氣吧，所以更招人喜歡……」「蘩漪」發現自己說得似乎太過露骨，即刻剎車轉彎，「四鳳剛才氣喘吁吁，滿臉通紅的……」她卻沒有發現自己的臉頰也不知不覺飄上了兩朵紅雲。

劉翔銘不是個細緻的鑒賞家，根本不懂得女性嬌美與迷人之處不在一目瞭然的線條，而在難以察覺的細部，在於她們神態、表情、舉止、談吐的細微萬化。他自